

原创
白金版

浩气长存

乌孙王国传奇

金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王国传奇: 全5册 / 王东等著. —北京: 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78-3404-8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西域—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928.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0028号

西部王国传奇

著 者	王 东 等
责任编辑	武士靖 孙兴冉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75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04-8 / K·209
定 价	168.00元 (全5册)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篇 乌孙血脉，火尽薪传 / 2

迁徙、崛起、内讧、分裂、再迁徙……从河西走廊到哈萨克草原，母狼哺育下的乌孙人一次次地重复着王国的生死轮回，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第一章 多难兴邦：远走千里后的神奇复国 / 14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曾把砍下敌酋的头颅并将其制成镶金酒器，视为伟大的武功。乌孙首领难兜靡不仅被月氏人砍掉了脑袋，制成了酒器，还被赶出了世代游牧的河西走廊。

命运为河，人为游鱼。几十年后，那位月氏王落了个同样的下场，他的部族被难兜靡之子与匈奴人联合击败、驱逐，自己的脑袋也变成了匈奴单于手中把玩的酒器。这一切，巧得仿佛一个轮回。

一、流血的天堂：别了，故乡，河西走廊 / 15

二、乌哺狼乳：游牧英雄猎骄靡 / 22

第二章 马上执政：草原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 / 30

复国后的乌孙，为游刃于匈奴与强汉之间，展开了公主外交，危险的跷跷板游戏就此开始。但猎骄靡们始终找不到两位公主的平衡点，直到王国一分为三。

一、接过橄榄枝：张骞凿空西域的最佳拍档 / 31

二、两个鸡蛋上跳舞：异常艰险的公主外交 / 38

第三章 一鸣惊人：西域强国的横空出世 / 48

一只小小的蝴蝶煽动翅膀，一段时间后，便有可能在遥远的他地引起一场季风或者暴风雨，其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在遥远东方的一位汉朝女子，恰恰

就扮演了一回这样的小蝴蝶，导致了几个世纪里亚洲与欧洲的一系列剧变。

- 一、女中丈夫：解忧公主，为夫解忧 / 49
- 二、大破匈奴：西域最强国家的短暂登场 / 57

第四章 胡运不过百年：游牧英雄的不变宿命 / 64

一场夜雨，可以改变一个季节；一场葬礼，可能埋葬一个国家。英雄的翁归靡过世了，于是，乌孙王国走入了它的冬季。

- 一、多方角力：风雨飘摇中的王国 / 65
- 二、虽远必诛：来自娘家人的千里驰援 / 74

第五章 煞星骤现：来自蒙古高原的白毛风 / 92

水的方向是由山决定的，风的方向是由树决定的，一个王国的方向，需要由统治者来决定。没有英雄的乌孙王国，层出不穷的是昏君庸主，是十步一杀的绝世刺客。重重山岭挡不住命运的最后一刀。

- 一、柔然新主：西来的草原英雄 / 93
- 二、刺客横行：诡异的王国“特产” / 101

第六章 撒里乌孙：流星般崛起的乌孙后裔 / 112

西突厥式微后，一个新的游牧部落联盟兴起，他们以乌孙故地——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起了突骑施汗国，我们从纷繁迷乱、浩瀚如烟的历史中再一次寻到了乌孙人的足迹。

- 一、涅槃重生：狼族突厥沉沦后的突骑施 / 113
- 二、又领风骚一百年：黄姓、黑姓的轮流坐庄 / 119

第七章 托身哈萨克：乌孙子孙的又一次崛起 / 128

隐身于哈萨克民族群体中的撒里乌孙、咄陆部，随着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再一次登上历史的前台。托生的乌孙千年传承，创造新传奇。

- 一、铸铁成剑：荆棘深处开拓出的新荣耀 / 129
- 二、折戟沉沙：哈萨克汗国的血泪苦难 / 136
- 三、汗国兴废：盛衰转圜又百年 / 144

尾 声 一个王国的不朽传奇 / 152

熊熊篝火的燃尽，并不意味火的终结。乌孙王国的灭亡，并不代表着乌孙人与乌孙文化的消失。乌孙人的后裔，你在哪里？从那大漠的风声中我们听到了你的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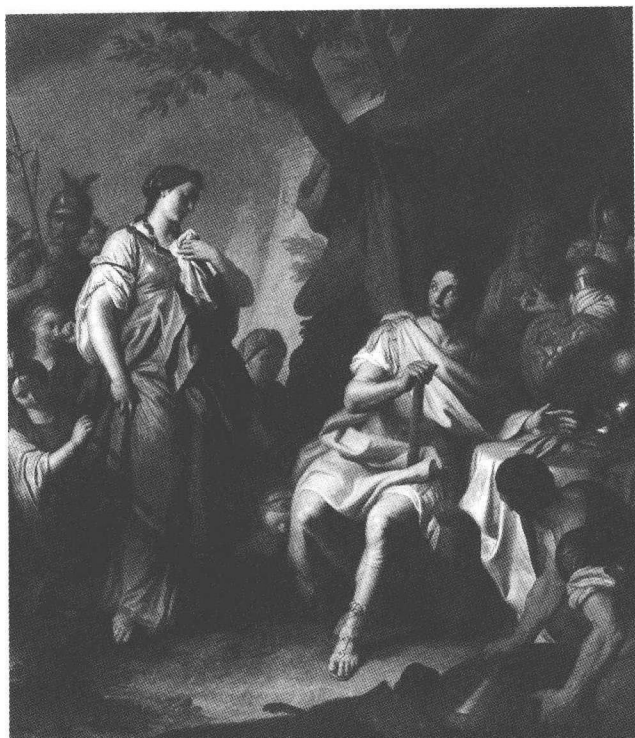
附 录 / 155

“东向长安”系列丛书

浩气冲天 乌孙王国传奇

金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序 篇

乌孙血脉，火尽薪传

迁徙、崛起、内讧、分裂、再迁徙……从河西走廊到哈萨克草原，母狼哺育下的乌孙人一次次地重复着王国的生死轮回，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颇有楚地风格的诗歌出自西汉武帝时期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歌名《黄鹄歌》，又名《悲愁歌》，读之令人既悲伤，又愤恨。悲的是刘细君这位弱女子身不由己的命运，她孤苦伶仃，生无所依；她远嫁千里，故土难忘。恨的是身为男子的掌权者们，竟然狠心将如花似玉的弱女子一送千里，不但让她瘦弱的脊梁承受不可负担之重，更令她染上“朝为继祖母，暮为长孙妇”的耻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汉朝与乌孙相隔岂止遥远？既非世代交好，又无兵戈冲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乌孙，原本是一个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小民族，与月氏、匈奴

为邻。汉初，被月氏人击溃，其昆莫（即乌孙王）被杀，头颅被制成酒器。昆莫初生的儿子猎骄靡神话般地幸存下来，即使凶残阴鸷到弑父篡位的匈奴单于冒顿也以其为天神，将其收养帐下，助他复国。可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导致猎骄靡及其子孙调转枪头，与强大凶恶的匈奴人翻脸，并且最终给予其沉重打击呢？

在成为西域最强国后，乌孙王国同样不能逃脱那亘古不变的宿命，“胡运不过百年”这句扼死所有游牧民族的谶言再次被证明。内讧、变乱与暴政层出不穷，不断压榨着国家内部越来越少的生机，直至来自蒙古高原的新兴势力——柔然，为气若游魂的王国补上了最终的致命一刀。乌孙王国便这般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只留下历史的脚印一串串。

当然，乌孙人并未就此消亡殆尽，他们只是将民族的种子深深扎入到西域这片广袤的胚层中，等待在后世的某一时刻再次发芽、绽放。于是，乌孙人的后裔建立了突骑施汗国，托身于哈萨克汗国，将王国的传奇一代又一代延续……

乌孙——突骑施——哈萨克，一篇由乌孙人及其后裔用时超过两千一百年谱写的宏大史诗，开篇于那流血的天堂——河西走廊；在乌哺狼乳的神话中被注入天佑的色彩；跌宕于公主外交与三分其土的一策兴邦，一策罹难之间；十载西域最强国的辉煌，使史诗走向高潮；随即便在多方角力中陷入风雨飘摇的混乱一章；继而又写入了刺客横行的国殇，直至乌孙王国的首章终结；翻过一页，在突骑施的百年风骚之间，乌孙人的神奇得以继续见诸于字里行间；终于，哈萨克汗国的荣耀与苦难为这篇宏大史诗带来了最后的一笔浓墨重彩……

于是，我们从这篇乌孙人的史诗中，看到了一种传承的坚定，看到

了一股血脉的坚韧，看到了一个王国传奇的不朽。

提起古代的河西走廊，不同的人，眼前心中会浮现出不同的意境。有人会联想到不绝于路的商旅，腰挎弯刀手执鞭子，驱赶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踏着滚滚黄沙顶着蔽日黄风，向西交易丝绸瓷器，向东传递奇珍异兽；有人会伤叹它的悲凉，在顾盼回首身后那已遥不可望的家乡之余，随口吟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或者“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类的凄凉诗句；还有人会联想到古代发生于此的无数战争，不论是中原汉民族，还是北方或西方的游牧民族，抑或是昙花一现的其他民族，都曾经在此留下无数具忠骨，甚至不由得让人揣测，那句带着无比惨烈气息的“可怜无定河边骨”中，所描述的“无定河”是否便位于此地？

河西走廊，因为它的位置在黄河以西，且地理形状酷似走廊而得名。它地处甘肃省，东迄乌鞘岭（今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南边接壤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北与内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北山相连，是一条长近千里、宽数公里至百里的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

河西走廊是极重要的，不止是针对中国来说，对世界而言也是一样的。在中国来讲，河西走廊是汉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必经线路，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几大地理单元的交汇之所；对世界文明而言，它是最大的汇流区，在这里，华夏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及地中海文明难得“集体会晤”，不同地域产生的最高智慧终于有了一次全体性的、集中的碰撞、交流、反思与融合的机会。

在这条蕴含着非凡意义的走廊上，自古至今孕育、包容了许许多多

的民族，大气磅礴地呈现出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登台模式。先后在这个舞台上担当主演的民族有鬼方、玃狁、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而突厥、回纥、秃发鲜卑、吐谷浑等民族亦曾染指于此，至于中原王朝，自西汉最伟大的外交家博望侯张骞沟通西域，也先后在这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很难想象，素有凶悍残暴、不尚文字只重武功名声的匈奴人，竟然会为了—块地盘的丢失，作出这般令人扼腕叹息且感伤悲凉的诗句。

在西汉武帝经略河西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天堂，祁连山上冰雪融化的流水，广阔又鲜嫩多汁的草原，数量庞大的猎物，共同构成了这样的画境。战国直至汉初，乌孙民族便游牧于此。与乌孙比邻而居的，是共同游牧于河西走廊上的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至于他们的北边，则是令人生畏的大块头——匈奴。与月氏相比，乌孙较为弱小，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欺侮与吞并的对象。乌孙王国的历史帷幕，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在世人面前揭晓。

乌孙人的语言，根据日本学者羽田亨，以及其他近代著名学者的研究考证，属于突厥语族。“乌孙”—词，有人将其释如现代维吾尔语的“uysun”，是“团结，联合”的意思。现代哈萨克族中，便有一个名为“乌孙”或“玉孙”的部落，这个部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体，由苏瓦、羌齐格勒、伊斯特、阿尔班、杜拉特等七八个部落联合构成。这恰好从侧面印证，古代的乌孙王国，是一个以乌孙部落为核心主体，同时又包含有众多其他突厥语部落的联合体，这些非乌孙核心部落的人包括塞人、月氏人，乃至中后期加入的一些匈奴人。—如后世回纥汗国崛起

后，其汗国内部分出的内九族与外九部。

至于其人种属，前人也曾有所记述。如唐代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说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

羽田亨根据颜师古的细致描述，认为乌孙人虽操突厥语，但不一定是突厥种（这里暂且将突厥种划归为蒙古人种之一）。又根据在新疆昭苏县乌孙墓葬中出土的头骨特征判断，其人确为高鼻深目，由此推断其人类学大人种基础是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当然，有些欧洲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得出了其他结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雅利安种（属高加索人种）的游牧民族Assi（阿息人）。但是，因为乌孙是个部落联合体，人种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其总的人种应该是以高加索人种特征为主，并带有一定的蒙古人种特征。

论及婚姻制度，乌孙人尚族外婚，其中又以收继婚的婚姻形态最具特色。收继婚也称转房或蒸母报嫂，有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不仅仅涉及婚姻本身，它更是一种身份继承制度，一套如何抚养孤儿寡母的赡养制度，以及尚杀首子和父子分居等诸多方面的习俗的体现。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凡寡居的妇女，可由其亡夫的男性近亲收娶为妻。根据双方之前的亲属关系，又可以将其划分为平辈收继婚制与长辈收继婚制两类。例如，不仅兄弟共妻（军须靡与翁归靡）、叔侄共妻（翁归靡与泥靡）、父子共妻（军须靡与泥靡）等均有之，甚至祖孙共妻（猎骄靡与军须靡）亦有之。由此，可见收继婚这种婚姻形态的多变与繁复。

乌孙王的称呼是独一无二的，其王号“昆莫”，又译作“昆靡”或“昆弥”，乌孙王的名字后面又都缀有“靡”字，如难兜靡、猎骄靡、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元贵靡、星靡、雌栗靡，等等。而在古突厥语

与今日仍属突厥语族的哈萨克等民族中，太阳便读作“kun”，汉字译为“昆”；而在古突厥语中，“b”与“m”是互通的，“bing”即为“ming”，“ming”字的汉语译音写作“孟”，现在的哈萨克等民族中仍然称“一千”为“孟”。而“孟”、“莫”、“靡”、“弥”，很明显的，都是“ming”的同音异写。所以，“昆莫”、“昆靡”、“昆弥”都是乌孙语音“kun ming”的汉语音译。究其语意，可以直译之为“一千个太阳”，意译之则为“像天一样广大”。这与汉民族之“天子”，匈奴之“撑犁孤涂单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冀图借助上天来表示自己的王权尊贵、神圣，且不容侵犯。由此可见，乌孙的历代昆莫在名字后面附加“靡”字的做法，其用意就不言自明了。

昆莫之下，以其至亲至贵为“大禄”，章太炎先生对大禄作了一番考证，并称相大禄，意即汉地之臣相也。大禄是乌孙昆莫的股肱之臣，位高权重，宰执一国，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书·乌孙传》有言：“（猎骄靡）昆莫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将万余骑别居。”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禄一职相当于秦汉时中原王朝的丞相与太尉之和，其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大禄之下设置有左、右大将。乌孙的习俗，与匈奴大致相同，同样是贵左贱右，“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所以左大将的地位与权力在右大将之上。左、右大将之下为翕侯（she-hu，即“叶护”），全国总共有三大翕侯，是乌孙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首领，其权势之重往往能左右乌孙政局的走向，以致历代昆莫都不得不大力笼络，翁归靡与解忧公主的小女儿素光便嫁给了若呼翕侯。翕侯之下又设左、右都尉，掌宫门城卫之兵，与秦之卫尉功能颇为相似。左、右都尉之下是大监，掌律法，治大狱，以大吏、舍中大吏二职为辅助。除此之外，还有骑君和译长的设置。

值得注意的是，贵族会议在乌孙王国内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新昆莫选立之时。翁归靡后期，汉朝本来有意扶持他与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子元贵靡继位昆莫，连护送和亲公主的队伍都已经走到了敦煌，但翁归靡突然去世，赤谷城内立刻召开了贵族会议，推选了泥靡继承王位。由此可见，贵族会议权力之大。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首《西极天马之歌》乃是汉武帝刘彻亲作，称颂的就是从乌孙进贡而来的西极马。

乌孙击败大月氏后，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一带，得到了大片的丰美水草，加上他们本来就善于养马，所以伊犁马的名声越传越广。张骞凿空西域后，汉王朝与乌孙建立联系，乌孙马匹成为进献中原皇帝的最佳贡品，汉武帝欣喜之余赐名“天马”。直到后来更加出名的大宛马被引进，汉朝上下才改称其为“西极马”。

西极马个体不大、身高不过一米五，总昂着头，眼大而珠明，四蹄强健有力，可以负重400—450公斤，与中原马匹相较，马质优良许多。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来去如风的坐骑“赤兔”，相传便是伊犁马。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书，查阅有关乌孙的历史资料，我们总是在第一眼便发现，乌孙的历史开始于流血与灾难，之后又带着一种神话般的色彩涅槃重生。据《汉书·张骞传》记载：

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父布就翁侯抱亡至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予昆莫，使将兵，数有功……

这段文字是史籍中关于乌孙确切历史的最早描述。不难看出，这段文字中带有草原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狼图腾的神话传说。值得一提的是，与乌孙昆莫传说相近的故事，还发现于突厥人的族源传说与卫拉特蒙古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甚至遥远欧罗巴的罗马建城者——罗穆卢斯和瑞摩斯，这两兄弟的传说也是如此。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蛰伏，乌孙人在匈奴的“庇佑”下已经准备好要一雪前耻，但其不共戴天的血仇月氏人，此时却已经远走他乡，彻底迁出河西走廊。原来，月氏人第一次西迁后，又被匈奴右贤王大败了一次，其中大部分的月氏人迁徙到了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成为史家口中的“大月氏”；而其余就近迁往祁连、河湟一带，并且逐渐同化于当地民族的，则被称为“小月氏”。猎骄靡带领着数万名由亡父遗民组成的战士，在匈奴联军的配合下，一战而胜，击败大月氏。月氏王的头颅也被斩了下来，因果循环地被匈奴单于制成了酒器。

战败后的月氏人不得已只好继续向西迁徙，对大夏国（Bactria，巴克特里亚王国）展开进攻，很快占领了妣水（即阿姆河）两岸，并将其地一分为五，由五大翕侯分而统之。待到公元1世纪中期，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一枝独大，兼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稍后，贵霜翕侯丘就却，又南下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克什米尔地区，之后索性定都于高附（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典籍便称之为贵霜王朝（Kushana），中国文献中一般仍旧称之为大月氏。后来，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将帝国的领土范围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将这些地区的希腊化特征彻底抹除。于是，在河西一隅发生的匈奴、月氏与乌孙三族之间的博弈，带着一种时空余震，清楚地在月氏人的漫长迁徙带上留下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乌孙人打败大月氏后，鸠占鹊巢，在伊犁河、伊塞克湖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恰好匈奴军臣单于去世（公元前126年去世），乌孙“不肯复朝事匈奴”，于是积极寻求脱离匈奴奴役的方法，两国的主仆关系不再。而经过三十余年的经略，乌孙国力大进，已经成为西域诸国中的泱泱大国，国之四境的范围大约为：向东交界于焉耆国和车师后国，今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准噶尔盆地西部皆为乌孙所有；向西到达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上游流域，与康居毗邻；北至今塔尔巴哈台山和伊犁河中游，与匈奴右部相邻；南靠西南天山山脉，与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大宛国隔山相望。王庭设在离伊塞克湖南岸不远的赤谷城，国中居民除乌孙人外，还有大量塞人，部分大月氏遗民和少数匈奴人。

乌孙人的崛起，让百年以来独自面对匈奴铁骑的汉朝上位者们，立刻嗅到了一丝合作同伴的气息，而汉朝的强盛也让昆莫可以藉汉朝以自重，因此乌孙、汉朝两方立刻熟络起来，“通西域以断匈奴之臂”的战略构想最终得以落实。公元前71年，即汉宣帝本始三年，为报复“私通汉人、忘恩负义”的乌孙人，匈奴壶衍鞬单于愤怒的大脑暂时短路了，他竟然选在最不利进攻的冬季发起突袭，结果天不遂人愿，大军中途遭遇特大雪灾，人马损失异常惨重，还者不及来时十一。翌年，丁零、乌桓、乌孙乘机由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大获全胜，虏获颇丰，由此匈奴国势转衰，而乌孙则一跃成为西域最强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使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和亲昆莫，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经营，终获成功。

盛极必衰，这是国家兴亡、王朝更替的不移定律，这一规律尤其适合那些国家机制不健全，并且过度依赖英雄与圣主的游牧民族。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有时候，一个草原英雄的葬礼，埋葬的可能就是整个王国。这便是游牧民族的“阿喀琉斯之踵”。

翁归靡在位时期，乌孙王国达至鼎盛，控弦之士多达十八万八千，民众亦有六十余万口，再加上大败“百蛮之国”匈奴，并且虏获颇丰的气势，一跃而成为西域城邦诸国中的领头羊。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缔造乌孙王国辉煌的“肥王”（即翁归靡）去世了，别号“狂王”的泥靡在一些乌孙贵族的拥立下登位，执国之牛耳。但因为他是胡妇所生，有匈奴血统，且天性残暴、倒行逆施，故而引起了汉朝与乌孙国内两方面的不满。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矛盾已然不可调和。翁归靡的胡妇子乌就屠袭杀了狂王之后，自立为昆莫。紧接着，翁归靡与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也利用舅家汉王朝的支持，与乌就屠分疆而治。自此，乌孙王国一分为二，昆莫开始有大小之分。分裂之时也是衰弱之始，乌孙王国自此一蹶不振。

就这样，乌孙王国的历史在分裂、内讧、变乱中抒写着，一点一点压榨着他们最后的生机。几个世纪的沉沦后，伴随着新兴草原霸主柔然人的崛起，乌孙人频繁被侵，即使他们一再逃遁，最终远迁至葱岭之中，也依然无法逃脱王国烟消尘散的悲剧。乌孙王国便这般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只留下历史的脚印一串串。不过，熊熊篝火虽然覆灭了，灰烬之下的火种依然存在，火尽薪传的延续，使得乌孙人的血脉一直延续了下去。

于是，乌孙的后裔建立了突骑施汗国，托身于哈萨克汗国，将先辈的血液与荣光，以及王国的传奇延续至今……